

序 言

1976 年，香港。珍珠盒里的一颗明珠，就像旅游手册里说的：世界最美丽的小港湾之一。

城市在白天里嘶叫，夜晚则深陷在五光十色的招牌广告的灯火之中。瑞莉步行来到坐落在山丘上的墓地，在那些高楼大厦旁边则是一片悲惨的景象，衣衫褴褛的穷孩子胆怯、惊恐的眼神，马达疲劳的喘息已说不出船泊的年龄。室外总是挂着晾晒的衣服，纸糊的风筝在空中飞翔，空气中飘散着鱼腥味。

那是瑞莉作为旅游者头一次来到香港，她要在这里转道踏上去中国的土地。渡船上雕刻的巨龙喷吐着红色火舌，尾巴上燃烧着火焰。船旁边有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向瑞莉伸出三个手指头比划着向她谈生意：这是用小船摆渡的价钱。瑞莉谢绝了她，可老太太却又提高了嗓门儿。瑞莉好像一个做错事的人一样逃脱了。我总是感到羞愧，特别是在贫穷和富裕强烈的对比下。

瑞莉急于离开香港，她急于马上看到真正的

中国,一个伟大的、崭新的中国。

人民中国……从高楼大厦背后显现了出来。中国对瑞莉就像一幅画,在这幅画中她又看到了另一幅画面:针织的毛主席的巨大的画像、红旗、铁道边的解放军战士。在罗湖的候车室里:代表着中国特色的浅蓝色的墙壁、飘浮着的白沙帘、铺盖在沙发上的针织物、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安详,一种奇特的安详……时间好像停止了,微风轻拂,时间凝固了,没有岁月,岁月永恒……

瑞莉没想到两年后她又能很快回到中国,这次她不是来旅游的,而是为了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瑞莉没想到她的命运会把她引到这里,指引到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在这里经历她命运中的欢乐和悲伤。

巴黎。1978 年。

有一次,瑞莉应邀去一位朋友家吃晚餐,席间有位中国客人向她问道:

“你是否愿意到中国去工作?”

“去做什么?”

“为北京一家对外发行的中国杂志工作,具体在编译部门。”

瑞莉笑着说:“当然可以了!”当时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席间的玩笑话,没拿来当真。那个时候的瑞莉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否则她当时就会明白:在这些事情上,中国人是从来不会说着玩儿的。

瑞莉带着她所有的财富:口袋里的三十法郎,一条红色的围巾,和内心里巨大的振奋的激情,离开了她的祖国。带走的只是一些正在飘散的往事的灰烟,一些正在慢慢融化的记忆,一些过去瞬间暗淡的影子……

“不要哭,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我的妹妹,我们每个星期都互相写信。”

我在机场把妹妹紧紧地拥抱在怀里，她也紧紧地拥抱我，然后她就离开了我。她走得很快，甚至没有回过头来再看瑞莉一眼。我能感觉到，她正在流泪，正在哭泣……妹妹，我的妹妹，请原谅我吧！今天，在离别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痛苦，我已把我的目光移向了未来，我的心向着中国敞开，似乎已飞到了中国，在那个远离祖国一万公里的国度……只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她到了中国以后，她才带着内疚的心情，一千次，一千次地回味她和妹妹的分离。

年初的北京充满了阳光。冬天的寒风虽然刺骨而坚硬，但却挡不住蓝色的天空所呈现的完美、纯洁的画面。

瑞莉的几位未来的同事已在机场迎接她了，王、程两位女士，还有老谢，是她未来的处长。他们通过她围着的红围巾认出了她。她曾经给他们写信说：“我将围一条红色的围巾。”他们很自然、大方地向她走了过来。就好像他们曾经认识，就好像他们是在一个长久的分离之后，又重新相逢，没有丝毫的隔阂的痕迹。对，就像一次重逢……

他们把瑞莉安置到一家专对外国人开放的旅馆。瑞莉把她从法国带来的大部分衣服放在一个箱子里，然后把它丢在了大衣柜的上面。之后，她和王女士一起去买了一些中国的衣服给自己。“今后，我将穿着这些中国式的衣服。”冬天是絮了棉花的上装，在裤子里面又套上一层绒裤，加上厚厚的大衣。夏天，穿着裙子，或者是蓝色的裤子，上装是白色的衬衣。只有一个例外：是那双里面带毛的法国靴子。

瑞莉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看着那一身中国女人的装束，只是那头金发，那对天蓝色的眼睛，以及她的神情，暴露出她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她这样的装束，使她变得像所有的中国女人一样，在冬天，走起路来，就像一个晃晃悠悠的水桶。“要等到了春天，才能

真正看到那些年轻女人的身材。”从背影看，她跟中国女人没有区别，只是稍微高了一点而已。但转到正面，那顶皮帽子底下的蓝眼睛告诉人们：她是一个外国女人。“为什么你的装束像中国人？你终究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声音向她说道，瑞莉笑了笑。“这不是出于做作。在中国，为了顶住严寒和酷热，这些是最好的穿着。”

确实是这样。

北京的阳光具有明代瓷器般的微妙和温柔，脆弱和透明，在瞬间即逝中永存。北京阳光的光线有一种奇特的柔情，它不像欧洲的阳光那样生硬和惨白，倒有些接近印象派油画的色彩——粉红和蓝色的融合，具有神秘的东方色彩。这层光线后，还有一层光线，像是从一个燃烧的火炉里散发出的那种珠光般的金黄色。北京的阳光，用它那种独特的温柔在冬天的寒冷中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瑞莉为之着迷，赞叹不已。在旅馆的那道栅栏之外，就是中国。就是在那道栅栏之外，每一个日常的生活画面都在强烈地触动着她。

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她的双脚踏上这片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地的时候，她似乎重新找回了她童年时的天真、纯洁。又像一个走进童年世界的女孩子，面对着的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和无边无际的珠宝。

瑞莉漫无目的地步行在北京的大街上，她不感觉冷。她步行是为了接触真正的中国——而不是那个她在旅行时透过旅行轿车和火车的车窗玻璃看到的那个中国——这个她身在其中的中国。

粗犷、温柔、美妙，很多相对的细微和诗意飘散在风中，从遥远遥远的过去开始就是这样。云彩的棉絮，散发香气的花朵，变幻的

天空，摇动的荷花和月亮的阴影……所有这些都同时出现在北京干冷的空气中，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在结了霜的地面，还有那个巨大的红太阳，每天早上都在升起，升起……所有这些，都像那些中国国画上的风景，与其说它是地上的景象，不如说更接近天上的梦幻。

瑞莉在问自己，瑞莉总是在不停地问自己。她试图能够理解和能够感觉到，试图搞懂中国的这块土地，为什么这块土地到处充满了生机？甚至在首都北京，在这些新建的高楼大厦的钢筋水泥之下……这块土地是什么呢？它是古老，古老得使我们已经说不清它们的年龄，它在呼吸，这块土地的呼吸通过树干传给了风，风推动着云彩，吹动着哪怕是一棵最小的青草，一直到星星的滑落……是的，中国——它首先是这片土地，一块蕴藏着强大的生命力的土地，瑞莉到处都能感受到这块土地的存在，它让人时刻感受到它的力量、它的坚韧和它的温柔。

瑞莉首先感到，她应该学会适应这里的季节，忘掉法国的温带气候，忘掉巴黎的纤细和含情脉脉的小雨，忘掉那个感觉不出季节、暗淡无生气的灰色的天空。要学会喜欢暴雨，学会喜欢夹杂着稠密和黄色的沙土的旋风，透过门窗的微小缝隙渗入到屋内的沙土……蓝色的太阳使暴风也成了蓝色。酷热的夏季，那沉闷的夜晚。瑞莉觉得她应该学会喜欢和忍受这些。既要学会对抗火焰，又要学会抗拒冰冷。要具有大地般的巨大毅力。要学会在孤独中品尝这种滋味，还要学会保持沉默。

在头些天里，在结霜的早晨那种金黄色和蓝色的寒冷之中，充满阳光和冻冰，还有那些明月的夜晚，它们对我是如此的甜蜜和温柔，以及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伴随着我，给我信心，给我力量。

第一章 相识

1

我买了一个碗和搪瓷的盘子,还有勺子,像所有同事一样,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吃饭。饭菜很简单,但有益健康,味道也不错。只有一个菜,加上馒头或者大米。馒头和米饭是随便吃的。到了中午,大家就到位于地下室的食堂吃饭。大家排着队,然后把自己的碗伸到一个窗口,报上写在黑板上的被自己选中的菜名。瑞莉不习惯像她的同事那样在饭碗里塞满米,所以一到下午,她就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她饿得心慌。

那陈旧的墙皮,那堆满旧书、摇摇欲坠的书架和冰冷的水泥地……这里的一切东西都陈旧不堪,我喜欢这种朴实无华的近乎修道士似的贫困。但当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寂静是纯粹的和完美的。这种寂静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把我们相互连接起来。时不时的一声招呼,脚步的走动,低

低的交谈声，还有提醒大家休息的电铃……大伙儿离开自己的办公室来到那个不太明亮、拱形天花板的宽大的走廊上去休息，一些同事借此打一会儿乒乓球，另外一些下棋或读报纸或聊天儿，有的干脆是为了抽一支烟。

我饶有兴趣地留意着他们的生活，观察着他们如何工作。他们都是些英雄。我们的处长老谢，每天来回要骑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已经持续了十七年，甚至在冬季，北京的路面变成了溜冰场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听过他有任何怨言。每天早上上班时，我都看到王女士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她总是比所有的人早来半个小时。还有小马，我们最好的翻译，毫不皱眉地用一个蘸了水的拖把，把水泥地面拖一遍。这些脑力工作者每天在他们的办公室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以上，他们工作的地方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半个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在那些上了锁的抽屉里，放着一些私人的物品，在办公室甚至还有拖鞋、毛巾和肥皂……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条船上的水手，大部分人知道他们要在这条船上度过一生。至于瑞莉，由于她是外国人，当然要比别人优越，也不用打扫卫生，每天她来上班时，她的办公室和地面已打扫得干干净净，罩着灰色布罩的椅子还放上了一个坐垫儿……

我的工作是给文章润色、编写、草拟、重新修改、重新润色。在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中，我找到了一种甜蜜，发现了一种透明的清澈。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的默默无闻，而是第一次感觉到，我所做的一切是那么有价值并富有意义。

有时，我过去生活中的一些面孔，在那面石灰剥落的墙上，轻柔地显出他们的轮廓……你们现在在哪里，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那些当年同属于法国的毛泽东分子：你们曾经想改变世界，曾经把自己最美丽的青春时光献给了你们的理想——那个在 1968 年

过早泯灭的伟大理想。我又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又看到了你们的油画，你们的小说，你们的剧本。我又重新置身于那烟雾缭绕、面前摆放黑色和金黄色啤酒的小酒吧。我们就这样在那里谈论着度过无数个夜晚，直到看到天空的鱼肚白……你们都是那样的有才华，甚至可以说有些是天才。你们的名字曾经出现在报纸上。你们单纯、信念坚定、决不放弃、决不出卖自己。但是生活的事实，把你们吞没在那个深深的黑洞里。啊！我的那些失去的、被遗忘的、死去的朋友，你们是否找到了那个属于你们的中国，你们的避难所、你们的新生活和你们的再生？或者继续向被遗忘的深渊滑去，走向衰老，一直到最后冷却……都结束了，一切都无法挽回，就像掉入了暗淡无味的生活的水潭，往下沉落，被水淹没了胸部……脖颈……嘴唇……一直到眼睛。那些模糊不清的面孔，有时会涌现在她的眼前，但当瑞莉工作的时候，平静又重新回到了心中。

“应该重写，这些都应该重写。这些文章翻译得糟透了，你是否能今天晚上加班把它赶出来，我们等着用。”小马手里拿着一篇稿子对我说道。小马是我的同事中最神秘、最冷淡、但也是最富有魅力的一个。我们中间竖立着一道神秘的屏障，需要时间来把它给拆除。日复一日的相互观察，故意避开的眼神，和漠然的冷淡。

瑞莉接过那篇稿子，叹了一口气：“我的事情已经不少了，当然了，我会来做的。”她微笑着说，然后告诉小马，她可算得上一个劳动者的典范，让他给她准备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证书，或者给她佩戴一个先进工作者的大红花。

瑞莉的同事中有三位女性：小芳、程女士和王女士；另外还有五位男同事：小魏、小马、老谢、老邓和老顾。瑞莉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面孔，但是经常把他们的名字给搞混。好在她接受了给他们上法文课的任务，这对瑞莉来说，是一个深入结识他们的机会。

小马算得上是既英俊又聪明的一位：瓷器般光滑的皮肤，宽宽

的额头，他的眼神常常带有诗人的忧郁，他的存在有着辐射般的效果。小魏，有着艺术家的放荡不羁，笑起来像个孩子，他热爱生活，精神饱满，有很多主意和新的想法。年纪大些的老顾来自农村，有一双骨节粗大的手，说话时带着重重的喉音，他曾经在休息的时候手把手地教瑞莉怎么编竹筐。老谢是她的处长，乐于助人，照顾所有的同事。老邓，总是忧郁、阴沉，像一个活着的谜，他生活和工作就像一只熊，吃饭和喝茶的时候，总是背对着人，跟谁都不交流。

女同事则不同，少些神秘的色彩，比较容易摸得透、读得懂。王女士有她作为领导的威严和刻板的个性。不论是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对他人的工作，都要求得非常严格。那双闪着亮光的小眼睛，总是在不停地窥视和揣测着瑞莉。程女士是个好人和善良的化身，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当瑞莉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总是出现在瑞莉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给予照顾。小芳像只小鸟，一个单纯、美丽、快乐的中国姑娘。我们四个女同事，在一间办公室上班。男同事们，分别工作在另外两间办公室里。

我和其他同事一样忘我地工作，乐于奉献，大公无私，谦虚谨慎，富有勇气和自尊。为什么？因为我热爱中国，我欣赏它所付出的巨大的努力。

“你工作得很好，很谦虚，生活也很朴素，你是位好同志。”有一天王女士对瑞莉这么说，口气冷冷的。

在中国你得到这样的评价，该心满意足了，因为这是最高的赞美。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所有这些对她的称赞：她的谦虚、她的纯朴、她的任劳任怨、她的无私，这些中国人的美德，这些社会主义的品质，对一个法国的知识分子，在她的祖国又是怎么表现的呢？瑞莉耳边响起皮埃尔的话：“表现出你的顽强，你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你的自信和无情。特别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要自傲，要去征服，要去战胜，要去挑衅，要去赢得胜利，你懂吗？”瑞莉从来没

有征服者的雄心，她从来没有把她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更不会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

“碾碎那些妨碍你的人，甚至碾碎你的母亲，如果她妨碍你的话。”在法国她惟一能做的，就是为了能改变这些而战斗。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她开始爱上这种新的环境：被人领导，被人指引，被人带领和被人支持、帮助。她工作上的才干，她的优点和她的能力，被纳入到了集体中间，并取得了成果。这些工作成果又不加区别地混入到了共同体的成果之中。瑞莉和她的同事们结成了一体。他们的日常工作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有的时候真是忙得喘不过气来。瑞莉将自己投入到一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伙一起为之努力工作的集体中间。这个目标将通向一个更遥远的目的地。就像沙漠中的一粒沙子，但这片沙漠又是无边无际的。

“我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予了中国，因为我在我的祖国生活得很不愉快，你懂吗？外国人如果在他自己的国家生活得很幸福，哪怕还算是过得去，那你们是留不住他们的。他们在这里工作上一、两年，然后，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瑞莉看着小马的眼睛对他说。小马有些发窘，赶忙转移了视线。他是不能理解的。他们俩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用语言是很难沟通的。

当瑞莉一个人回到旅馆里那两间一套的房子里时，空荡、沉闷和孤单把她紧紧地包围住了，就像断头台上那座冰冷的铡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然而慢慢地，中国的一切开始进入到她的房间。一些带有中国品味的小物件杂乱无章地摆放在她的书桌上。此外还有一些别人送给她的的小礼物和小纪念品，以及鲁迅的照片、蜡人、烛台和日历。墙上挂着可以放置信笺的印花布口袋。其他还有小雕像、石膏做成的弥勒佛、老寿星、石刻的印章……她使用的东西也全是中国制造，不仅仅是她穿着的衣服，也包括她使用的口

红，以及擦脸用的雪花膏……

“你为什么抹红嘴唇呢？程问她。

“出于礼貌。如果我的嘴唇上什么都不抹的话，就像是没有穿衣服，赤裸裸地面对大家。”

是的，也只有瑞莉不属于这片中国的土地，尽管她的一部分、她的精神和她的心都远离她的故乡。“故乡”，就像同事们对她说的的那样，瑞莉现在也用这个词。

她的胃口也开始改变，到后来她竟然能够用中国人的味觉来品评西餐。总之，她随心所欲并能毫不费力地很快完成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过程。她总是在观察：这一种是西方人的反应。那一种是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我们是否能够同时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瑞莉总是在这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文化中游离。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若干个世纪，但今天的瑞莉仍能感受到它的新价值。

“你是一个外国人，可你对中国的感觉这么好，很令人惊讶！”小马说。

“这是因为我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你们中间，你知道吗？我在旅馆是不接触那些来自别的国家的人的，甚至法国人，我从来不和他们交流。”

“为什么？”小马用一种询问的眼神望着瑞莉。她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当中国人不愿意多讲的时候，就是这种反应。瑞莉已经学会使用它了。

我亲爱的妹妹，你不要生我的气，甚至对于你，我也曾试图把你忘记，我们之间的通信越来越少。现在，我对所有来自法国的信笺，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害怕得到一个

坏消息，害怕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害怕让我强行脱离开眼前这个我已沉浸其中的新的国度……

现在是工作间隙，我走下楼，来到那个小院子里，在那里，我发现了你。每天早上，在那个僻静的角落，你在练习太极拳。像一个画家，用一种柔美的动作在空中描绘。你描绘出的形状，像瞬间即逝的美一样，不可思议。你独自在那里，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你是否看到了她，那个外国女人，用匆忙的脚步来到院子里散步？你此时此刻仿佛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梦境里。你舒展开你那双长长的手臂，就像一只大鸟迎风展翅……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名字。你的法语讲得很好，大家都知道你拥有一手好书法。有一天很偶然，人们给我看你刚刚写给一个同事的毛笔字：线条细腻高贵，其中又饱含着简洁和有力。“这是林写的，他时不时地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瑞莉只是很好奇地看着你在做练习，因为你的身姿已嵌入到早上那美妙和清爽的大自然里。你的身体随着你的动作，是那么协调和规范。你完美地融进了清晨这样一幅出神入化的美妙景象之中。北京冬天的早晨，一片湛蓝的天空。当没有人的时候，瑞莉停下了脚步，从远处注视着，她的好奇心，她对艺术美的欣赏，使她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观赏你那富有魅力的舞姿。

在你身旁不远，有一棵高大的百年杉树，它用它那永远常青的身体，像慈父一般护卫着你。这棵巨大的冷杉树，是这座破落的、四处漏风的小院子里惟一壮观的标志。每天早晨，这棵冷杉树和你那几分钟的动作，变成了一首瑞莉每天必读的诗……

2

一天早晨，王女士问瑞莉：“你是不是能够步行几十公里的路程？”

“可以呀,为什么?”

“今天全国人大闭幕，将有一个很重要的游行，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参加。”

小魏也异常兴奋地走到瑞莉旁边，小声对她说：

“如果你有劲，就来吧！像这样的游行，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大家检查了一下瑞莉的靴子，以及按中国习惯随身该带的东西，然后就一起上路了。

没走多远，就看到在大街上游行的队伍已开始行进，真像过节一样！

北京所有的单位全都出来了，大家肩并肩地行走在行列之中。在被彩灯和纸花装饰起来的卡车上，乐鼓手们敲锣打鼓，有节奏地伴随着行进的队伍。在乐鼓手的旁边，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两幅大画像，竖立在卡车的前方。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要到达那里，必须步行四个小时。中间稍微休息了一下，随后又接着向前行进。瑞莉的身前、身后是游动的人海和一张张欢乐的笑脸。在近乎狂热的气氛下，每个人都摇动着一面小旗子。还有一些孩子们：扎着辫子的小女孩儿们,三个人一排,一蹦一跳地跑着、走着,时不时用她们那个年龄特有的又尖又高的嗓门喊着口号：“共产党万岁！”

小马走在瑞莉的旁边，瑞莉告诉他，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游行场面，真是激动人心。

“只有亲临现场，你才会有这种感受。”小马说。这也是头一

次瑞莉看到小马这么激动。

“快看！快看！”小马禁不住喊道。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长安街上是成千上万的北京各个行业的人。穿着蓝裤子和白上衣的人们，穿着工作服的煤矿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中还有一些女兵……当然，还有像瑞莉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一同汇入到这个波涛汹涌的人海中。它不可抗拒、一往无前地向前拥动着。人们内心的欢乐很自然地表露在他们的眼神和笑语中……

一些游行队伍已经从天安门广场上返了回来，有些原来和瑞莉他们的队伍并行的人们超过了他们。行进到一半时，他们短暂地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些东西，喝了点水，有些人还放起了鞭炮。天气很冷，仰望天空却是一片浩瀚无际的蓝色。那里像是不存在瑞莉这样的外国人，瑞莉已经完完全全被中国人所产生的巨大热情给吞没了。

第一声清脆的鞭炮声，把还沉浸在梦中的瑞莉吓了一跳。她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这是巴黎人的反应，她仿佛听到防暴警察在驱赶示威游行的队伍时发射的烟雾弹的声音。小马对瑞莉笑了笑，让她不要担心，并告诉她：今天中国警察也跟我们一起出来游行，他们同我们在一起！

他一直陪着瑞莉，因为在这样的游行队伍中拥动的人群，经常会自己和自己的队伍失散。一直是那种欢庆的节奏。载着锣鼓队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通过，震耳欲聋的大鼓声，敲着同样的鼓点，持续不断地伴随着游行队伍。瑞莉感觉不到任何疲劳，她非常兴奋。耳朵里嗡嗡作响，心情无法平静下来，她准备继续这样走下去，无止境地走下去……

“到了天安门广场，有什么活动吗？”

小马笑着说：“那里什么也没有，那里是游行的终点。到了那里，活动就结束了。”

原来，游行的目的并不是到那里举行一个什么仪式。游行的意义就是游行本身。也就是说，这些坚持了四个小时的庞大游行队伍，他们本身既是演员，同时也充当了观众。重要的是，他们汇集到一起，混合所有的力量，共同走向同一个目的地。当人们到达了天安门广场，什么都没发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和听的在等着他们。能听到的只是广场上那几个高音喇叭在播放着的歌曲，能看的只是那些密密麻麻的人……

队伍开始散去，欢庆活动结束了。瑞莉闭上了眼睛，她感觉到了饿，她又望了一眼那些广场上飘荡的巨大红旗。

“小马，为什么有一些粉红色和蓝色的旗？”

小马笑了笑：“这是为了欢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个可憎的年代结束了，翻过了历史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痛苦的一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脸庞表现出那么的轻松、快活，这次游行就是人们这种心情的写照。大家手拉着手共同走向一个充满歌声和阳光的理想未来……

瑞莉每天都能感觉到那种全民的舒畅，如深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一样的舒畅。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化艺术方面，瑞莉都能看得到和感受得到。春天，一望无际的远景在他们眼前展开。

“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中国终于对外敞开了大门。”小马面带微笑轻声说道。

瑞莉结识了李大妈，虽然后来她又遇到了许多像李大妈一样的中国妇女，但这一位她第一个遇到的中国女人，她很快就明白她永远也忘不了。

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一座世界上最古老的都市之一，北京与其说是一个城市，不如说是一个太空中的场所，宽阔的大道就像大

海的臂膀，到处是高高的大吊车和脚手架，高耸的大楼拔地而起，顶端上的工人就像小小的蚂蚁。古老的城墙边现代的中国正在兴起。李大妈属于这个古老的中国，她住在一条深深的胡同里，在几座庭院的后面。

北京的小胡同儿像一座迷宫。无数交织错落的巷道旁边是那些灰色的土墙后面的四合院儿和房檐高挑的平房。在北京总会有这种感觉：从宽敞到窄小，从开放到封闭，从院外到院内。瑞莉感觉到中国的深邃，就像要必须越过表面这些灰墙和旧门槛儿，必须穿越无数的小巷，才能见到这位李大妈。

同一高度的围墙，同样的胡同儿，同样红色的木门，从宽敞的北京大街上，谁能想像到这里面的世界？不能。谁也看不到四合院内的庭院中那些年迈的树木和盆花，那些围墙都好像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一样。

一扇红色的木门打开了，一个古建筑的四合院儿。在一条长长的封闭的小巷尽头又是一个四合院儿，还是小平房，就像从一面镜子里反射出来的一样，又像在梦幻中毫无止境。在梦幻的尽头，在最后一个院落里，在阳光的闪烁中李大妈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慈祥、温和的微笑。

瑞莉注视着李大妈。李大妈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这是时代留下的烙印。脑后盘着一个发卷，眼神深邃、平静。她的声音显得年轻而富有歌唱性的韵律。瑞莉试图想像李大妈五十年前的模样儿，桃色的皮肤，粉红色的面颊，柳叶眉，红色的双唇微闭，使人看不到那两排白色的、玛瑙般的牙齿……李大妈礼貌地把瑞莉让到屋内坐下，并端上了一杯茶，嘴里吐出的语音像是脱粒的一颗颗葡萄：“我 67 岁了。解放前，在我年轻的时候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很小我就在地里干活儿。他们死后，我和丈夫、孩子来到城里，我有 4 个儿子和 4 个女儿，我一直在家中操

持家务，同时给别人做衣裳……生活很艰苦，我是旧社会的中国妇女：出嫁前顺从父母，婚后顺从丈夫，孩子长大了，又要听长子的……，，

瑞莉机械地低下了眼神。

“你在看我的小脚吗？裹脚和留长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习俗，因为不裹脚的女人是没男人要的……”

地上那双小脚显得很可怜。黑色、瘦小的小鸟在冬天的寒风中蜷缩在树枝上。李大妈穿着一条丝夹裤和一件絮棉花的中式棉袄，显得优雅和小巧。她有一双让人惊叹的手。因操劳过度而变形的手指，使人联想到枯竭的树干。那是一双记忆着过去，而且是永远不会忘记过去的手。李大妈像其他中国贫穷妇女一样，操劳辛苦了一辈子。

她用简单的语言继续诉说着她的日常生活，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忧伤的微笑。看得出她年轻时曾经非常美丽。

“我现在负责街道工作。通知大伙儿应该做的工作，打扫卫生，解决邻居之间的纠纷……”

瑞莉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阳光苍白、柔和。脚边不远处一棵从地砖中裸露出的树根，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木版画；围墙另一边，一段不知名的树梢直直地指向天空。屋内李大妈和小芳的对话声低沉了下来，她们明白瑞莉喜欢自己静静地坐在台阶上冥想。

头几个月过得很快，像沙子从指缝里流出，而我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些不断积累起来的新发现所伴随的动情的东西，被我悄悄地储藏起来。我也慢慢养成了一些习惯，每天重复着一些有兴趣的事情。每天上午，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都守时地来到院子里，看你做练习。你属于我感兴趣的事情，让人不知不觉产生神秘感的事情。我不要求什么，只要能看到你，每天上午在你的身边，